

荆楚絮语

茶书清心

■张辉祥

周日,穿过城市喧嚣的街道,双脚步入这间隐藏在小巷之中的茶馆,立刻就被静谧淡雅的氛围所感染,使你不得不静下心来,与茶为伴,细细寻证那漫漫的人生之路。

见有来客,儒雅的老板便放下手中的书籍,起身点头致意。茶馆不大,有五十多平方米,陈设也简单,没有棋牌、麻将,只有聚散飘浮的袅袅茶烟。在室内一显眼之处,有一个大书架,上面摆放着书籍、报刊、杂志,且多以与茶文化有关的图书为主,如:《中国茶文化》《中国茶谱》《平常茶非常道》《中国茶艺》《古茶·古道·古风》《茶中禅味》等等,由此老板的闲情逸致也可见一斑。

顺手拿了一本林清玄的《平常茶非常道》,选了个临窗的位子,坐下。点了一杯碧螺春,佳茗清醇,香远溢清,茶池叠畔,幽若山林。翻阅书本,文章中的茶香更使人品味到“浮茶若生”的哲理,林清玄写道:“茶一定要用热水烫过才有味道,人生也是一样,你一辈子很平顺味道也不会出来,一定要三起三落,然后起的时候像万里飘蓬,之后才有味道出来,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,缺一环节都不可,而此时茶叶本身的好坏就变得不是很重要了,人生其实亦如此。”品读作者笔下飘逸着茶香的文字,犹如饮下一杯淡茶,心底也沉淀了几许恬淡的心境。

独坐于茶馆,虽没有可以海阔天空的茶友,但却毫无寂寞的感觉,因为《文人品茗录》中的大师们正悄然地叙述着品茶的心境。比如,鲁迅先生对品茶就有精辟的见解:“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一种清福。”而林语堂的“三泡”茶说却另有一番乐趣,“茶在第二泡时为最佳。第一泡犹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,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岁女郎,而第三泡则是少妇了。”多情善感的诗人袁鹰则认为,“茫茫人事,忧思、忧愁、忧患千桩万种,区区杜康何能消解?若是二三知己,品茗倾谈,围炉夜话,如潺潺流水,涓涓清溪,倒可以于相互慰藉中分忧解愁。”书中那些弥漫着茶香的散文小品,使我的思绪飘荡在绿海里,心中升腾起一种无可言明的感动。于是,我就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像茶的品质般生活:要像茶那样,清康纯洁,脱俗高雅;要像茶那样,清心寡欲,不卑不亢;要像茶那样,繁华落尽,宠辱皆忘。

茶馆内,壶流茶香;茶书中,诗韵留芳。品一口香茶,低吟浅诵着《茶诗三百首》中的佳句,心情格外的清爽。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、“梅盛每称香雪海,茶尖争说碧螺春”、“茶香高山云雾质,水甜幽泉霜雪魂”……诗中的茶香,一缕缕地在心中萦绕,涤荡着灵魂,真可谓是:“清茶素琴诗自成,品茶听雨乐平生;滚滚红尘多少事,都付南柯无迹寻。”

一条幽静的小巷,一间古朴的茶馆,一杯碧绿的清茶,几本清心的茶书,让浮躁的心归于安宁。

酿桂花藏母爱

■甘婷

秋至,小城绿意依然,只是刮起的风变凉了,同时,在清新的草木气息之中又新添了一股浓郁的甜香。路过一处庭院时,刚好遇上那些盛开的桂花,它们静悄悄地藏匿于绿叶间。仔细一看——那细碎的花瓣或淡黄或橙黄或深黄,一时之间妩媚逼人,不禁让人惊叹:呵!好一树桂花开!看着那一树的桂花,闻着那阵阵芳香,于是,便想起在故乡的母亲来,在这个秋日里,她又忙活着酿几坛桂花酒了吧!

桂花有金桂、银桂、丹桂和四季桂之分,但,无论哪一种,一见着它们,我就不由得心生欢喜。记得儿时,离老家房子不远的后山上就植着几株“金桂树”。那些树摇曳生姿,花朵呢,开出来金灿灿的,秋风一吹,地上落花纷纷,那甜甜浓浓的浓的花香味会飘得老远、老远。

宋代词人李清照在《鹧鸪天·桂花》里曾这样赞美过桂花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。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轻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的确,那淡黄色的小花,并不鲜艳,但体态轻盈;于幽静之处,不惹人注意,只留给人香味;不需要具有名花的红碧颜色,但却让人见了之后就难以忘怀。桂花,色淡香浓,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独特的礼物。取桂花酿酒,除了香,除了美,品酒之时,花开之景也会在脑海里回荡,好醉人啊!

邻居的孩子们都知道,桂花花是好东西,可以捡回家酿酒、熬桂花酱,亦或是做桂花糕哩!酿桂花酒,于我家而言,似乎是传统。以前是外公、外婆爱酿酒,为了调养身体,他们还曾请教中医师开过酿酒方子。到了我的母亲这儿,她最钟爱的酒方子还是那一款“药理桂花酒”。记得在儿时,我曾多次跟着父母去捡桂花,无需太费力气,只要在树旁轻摇,花儿们便接二连三痛快地落了个满怀。我们捧着桂花归去,香了一路。

把桂花筛一筛,那些绿绿的细梗离了花,把小花儿晒干,这就是酿造桂花酒的主料。母亲另取几斤冰糖,以及若干无核山楂片、桂圆肉、红枣、枸杞子等药材。她先将一个适中大小的酒坛子煮沸消毒、晾干水,然后放入桂花和冰糖,拌匀,搁置三五天,待其全部发酵后,再将准备好的药材放进去,之后再倒入适量的高纯度的米酒,封坛,放在阴凉处,让坛中之物慢慢发酵,数月后即可开坛饮用。当然,倘若耐性十足的话,等上三五年,那桂花酿的味道越发香醇,此时再饮用,味道更佳,且此时的桂花酒具有开胃醒神,健脾补肾美容养颜等功效。

儿时,我特别爱喝母亲酿的桂花酒,每当母亲开坛时,一股浓郁的酒香和花香弥散开来,我于是早早就拿碗端着闹着让母亲匀我一点,母亲一边往我碗里匀酒一边说:“别急别急,多着呢!”滴酒入口,香醇甘美,醉了口腹之欲,也醉了整个秋天。

如今,我常年漂泊异乡,所到之处,异乡的秋是那样萧索,那样寂冷。但,每当秋来,桂花盛开时,我就仿佛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桂花酒香,那香,那甜,是母亲用她浓浓的爱酿出的顶级佳酿,它一直温暖着我的心!

人在旅途

「宅焉焉」

泰国游记二三事

■聂世途

“宅焉焉”是我去泰国旅游时听到泰国导游阿栋经常讲的口头禅,其含义非常丰富。

今年7月6号,我夫妻俩参加了去泰国观光的旅游团。我们所乘的国际航班于北京时间14:40由昌北机场起飞。经过三个多小时飞行,18:00左右抵达泰国首都曼谷机场,一下飞机,泰国导游泰籍华人阿栋就把我们引入了海关。通关时,游客非常多,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漫长的等待。而那些泰国边检人员个个神情严肃,慢条斯理,不急不躁,认真仔细地对照护照,检查行李。队伍中不时有人悄声指责泰国边检人员的办事效率,一直与我们一起排队等候的阿栋立刻说:“宅焉焉,别着急!”

经过近2个小时等待和检查之后,我们终于走出了关口。大家都饥肠辘辘,疲惫不堪,一看到接我们去宾馆的大巴,大家便一窝蜂地涌向车门。这时阿栋又大声说:“宅焉焉,按顺序上车,注意安全!”顿时,大家才想起来是在国外,立刻很自觉地排起了队。看来这句泰语“宅焉焉”很有魔力呀!

大皇宫是来泰国旅游的人必定游览的第一个景点,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去了那里。它坐落于湄南河东岸,是曼谷市中心一处大规模古建筑建筑群。始建于1782年,经历几代国王的不断修缮扩建,至今仍然金碧辉煌,汇聚了泰国建筑、绘画、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。走进大皇宫庭院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碧绿如茵的大片草地

人生感悟

最是书香能致远

■张燕峰

朋友大学毕业后,分到了一所乡村中学做教师。下午放学后,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孤独,寂寞,恐惧像毒蛇一样,日日夜夜在她的心头攀爬,咬噬着她年轻而敏感的心。该怎么度过这样漫长而寂寥的日子呢?在短暂的彷徨和犹疑之后,她选择了与书为伴。

暖风和煦的春日里,满树的花香和绵绵春雨伴着她;炎炎夏日里,飞舞的蚊虫和阵阵蛙鸣陪着她;瑟瑟秋风里,满天璀璨的星光和飘香的稻谷陪着她;寒冷的日子,呼啸的寒风和飘零的雪花伴着她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

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,她的知识越来越渊博丰厚,她的性格越来越阳光开朗,她的胸怀越来越宽厚广阔,更重要的是,她的气质越来越优雅迷人。多年之后,她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。在一次座谈会上,她对大家说,感谢那段乡下岁月,让她有机会大量阅读,为我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《简爱》让我学会了自尊自强;《复活》让我懂得了一个人要有自我反省的精神;《平凡的世界》让我懂得了要慈悲柔软……那段读书岁月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滋养。说这段话的时候,她眼眸中迸射出热烈而睿智的光芒,看得出她非常怀念那段有书香浸润的时光。

岂止是这位朋友,古今中外那些有所成就的人,无不都是酷爱读书的人。宋代的欧阳修读书不放棄任何一点碎片化的时

《九江日报》亦师亦友伴我成长

■张帆

《九江日报》之于我,是和蔼可亲的“师长”,把刚出校门的我领进家门,为初识社会的我,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,让我在人生追梦的起点踏上了坚定的步伐;《九江日报》之于我,更像古道热肠的“朋友”,每天用饱含温度的新闻,给予我上班后的第一声问候,让我一报在手,即可了解域内外的大事小情。值此《九江日报》70华诞,作为始终以曾是九报记者为荣的我,很渴望用手中执着的笔,用心中脉脉的情,为亦师亦友的《九江日报》送去最真挚的生日祝福。

翻出与契友、证书保管在一起并有些发黄笔记本的同时,也翻开了我与《九江日报》的不解之缘,扉页上“上稿集”的字样依然醒目,伴着淡淡的油墨香,纸页翻开,我的思绪也渐渐。记起仿佛让我回到了11年前,第一篇文稿见报后,我小心翼翼将其



和千姿百态的古树。大皇宫的佛塔尖顶直插云霄,鱼鳞状的玻璃瓦在阳光下灿烂辉煌。走进第二道门,一座雄伟而瑰丽的三层建筑展现在眼前,这是大皇宫里的主殿——节基宫。它是拉玛五世王在1876年开始建造的。“节基”含有“神盘、帝王”的意思。节基宫的西面是律实宫,东面是阿玛林宫。玉佛寺在大皇宫旁边,是皇宫内泰皇祭天祈福的地方,里面供奉玉佛。玉佛由翡翠雕琢而成,玉佛随着季节更换金衣,并且由当世的泰皇亲手换上。玉佛外形为佛陀法相,额头镶有钻石。玉佛寺到处都是精美的壁画和精彩的佛教神话故事。出了玉佛寺,我们来到藏经楼的北边,欣赏着柬埔寨吴哥窟的微缩模型——小吴哥。这时,一名女团员心急火燎地跑到阿栋面前说:“阿栋,不好啦,张老师被泰国警卫带走了。”

原来泰国是个全民信佛的宗教国家,有95%的人信奉佛教,全国有近6万座佛寺。佛教在泰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,任何人包括外国游客在祭拜佛祖时不能表现出丝毫的亵渎。所以游客在佛寺内不能穿短裤、短裙、拖鞋、无袖衫,也不能拍照。这些规矩阿栋在进大皇宫前就反复向我们强调了,可是我们团队中的张老师或许是被玉佛的精美工艺所陶醉,情不自禁用手机拍了一张玉佛的照片,被警卫发现,手机被缴,张老师也被带到了警务室。

正当大家替张老师担心的时候,阿栋说:“宅焉焉!放宽心,你们都在这安心等待,我去交涉,保证把张老师毫发无损带

回来,”果然,不一会儿,阿栋便带着张老师笑眯眯地回来了。事后,我问阿栋有何高招,阿栋有些自豪地说:“这类事件很常见,只要游客承认错误,交上些罚款就会被放出来。”看来虽然泰国是微笑国度,吃货天堂,但她的文化核心是佛教,便是一个很包容的国家。

来泰国的第三天,我们驱车前往泰国著名海景度假胜地芭提雅。芭提雅位于泰国首都曼谷东面154公里,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间的暹罗湾处。素以阳光、沙滩、海鲜名扬天下,享有“东方夏威夷”之誉。

我们到芭提雅上午的旅游活动是坐快艇,到可兰岛潜海、海底漫步,乘坐海上降落伞等。由于这些运动项目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和高风险,所以负责活动项目的当地导游根据护照,把我们四个年龄超过55周岁的队员,从队伍中拉了出来。我们很生气,说这些项目包括在本次旅游的活动内,我们是交了费的,强烈要求随其他队员一道活动。正当我们与这位导游争吵不休时,阿栋赶过来对我们四人说:“叔叔阿姨们,宅焉焉,消消火,不让你们参加这些危险活动是对你们安全负责,再说今天的活动都是自费的,这样,我们玩今天的,我带你们去那步行街走走,怎么样?”阿栋的话立刻浇灭了我们心头之火。

也许是芭提雅夜生活过于丰富,所以上午九点多钟的步行街还沉浸在甜蜜的梦中,冷冷清清。到了夜晚,芭提雅便开始沸腾,霓虹灯五光十色,大街小巷人流如织,各种亭式小酒吧鳞次栉比,激越或

悠缓,高亢或低靡的音乐夹杂着口号、呐喊和笑骂声从街道两旁的歌舞厅、夜总会、按摩院、拳击台等娱乐场所传出来,一眼看去,灯红酒绿、光怪陆离。每年有300多万游客云集芭提雅,或享受“新奇夜生活”,或了解体验这座小城的醉生梦死。

人妖表演是泰国的特色旅游项目,晚上20:30左右我们登上了“新东方公主”号观看表演。随着优美的音乐响起,一群人妖款款而出,翩翩起舞,仔细看来,真是个个风情万种,光彩照人。不一会儿,人妖们跑下舞台同游客互动起来,在全场的口号和呼叫中人妖或坐在游客的怀里,或搂住游客拍照……极尽各种挑逗之能事。

实际上,我是怀着极复杂的心情观看人妖表演的,一方面,我惊叹于现代医学技术的鬼斧神功,把一个男儿身竟然变成活色生艳的女儿身,身材相貌不用说,就连皮肤都光滑细腻。另一方面,我对人妖十分同情,他们大多数为穷苦人家的孩子,为了赚钱谋生,从小就受到各种专业技能训练,注射大量激素,接受多种手术。吃尽了苦头,受尽了折磨,最后还是被当作玩物,并且在平均寿命仅40岁。

当我回宾馆把上述这些想法告诉阿栋后,他沉默很久,最后说:“存在的便是合理的,宅焉焉,宽容他们吧!”

回国后,我思考了很久,这句泰语“宅焉焉”到底是什么意思?

也许它是泰国佛教文化的一种内涵,代表着一种智慧、一种心态、一种境界、一种品质……

脱贫(外一首)

■熊在保

攻坚战脱贫,
人民为中心。
党群一家人,
江山永太平。

马家袖

子为慈母化疾苦,
翻山越岭求佛祖。
善行撼动弥勒佛,
赐予瑶池两仙袖。
红心孝果母康复,
广丰大南马家树。
止咳化痰平血糖,
水果食疗胜药补。

郁孤台寄语(外一首)

■查筱英

鸬鹚啼处蕴风流,
芳草萋萋访赣州。
皂口祥岚濡旧刻,
清江素练涤前忧。
行人泪湿稼轩句,
家国情牵风雨楼。
独上郁孤舒望眼,
殷殷寄语壮金瓯!

兴国将军园凭吊

一自棧标始,
将军百战功。
魂归桑梓地,
浩气满乾坤。

榕城福州

■李鸣

壮美三山气象新,
春郊碧野彩霞升。
鼓峰秀域享东亚,
西水风帆秀福城。
地灵人杰育贤哲,
物阜民丰有盛名。
今日往游何幸运,
挥毫染墨寄深情。

行香子·遐思(外一首)

■万毅群

往事如潮。谁弹心弦。夜宫墙,冷寂如先。
老槐几许,轮刻添圆。
任西风狂,夏风懶,我疯癫!

悠悠叶船,隐隐闹舫。有渔家,云里炊烟。
待天命后,当效涸田。
品早间茶,午间酒,暮石眠!

于飞乐·秋诉

径无尘,莹皓晓,楼月龙檐。
沐秋风,褪夏狂炎。
虎皮松,崖上草,谁舞翩跹。
贯溪缓缓,独云步,初把衣添!

最难持,樽独独,煮酒卷帘。
兴无节,寂寞心潜。
问红烛,双泪痕,
蕊焚怎添?
霁烟袅散,震霞染,惜度今天!

旋律,传播正能量,服务老百姓,讲好九江好故事的办报理念。

工作之余,《九江日报》始终是我的“充电桩”,如今,我还常常会把喜欢的评论员文章、重大通讯报道收集起来,作为好教材、好题材,不断充实丰富自己。新闻事业是凝聚在笔尖的快乐,新闻记者是无冕却灿烂的荣耀,今后的工作中,我会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传承好九报人的精神,一如既往地为社会的发展鼓与呼,为普通百姓的故事泪与歌。

“我与九江日报”征文